
白渡橋下



白
渡
橋
下

白
渡
橋
下

陽
瓊

目次

媽 媽	一
十 月	八
兵隊又開來了	一〇
希 望	一四
雨	一五
力的衝擊	一七
寄給在遠方的你	二一
報 紙	二三
春 天	二五

路 上.....	二七
這裡的春天.....	三〇
希特勒沒有死.....	三二
白渡橋下.....	三四
地窟是我的家.....	四七
有一天.....	四九

媽媽

小時候

要吸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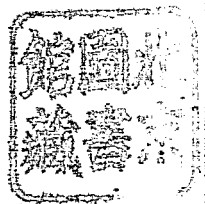
我需要媽媽

長大了

像媽媽說的

翅膀長硬了

就可以飛了



但是

我並沒有飛起來

也不知道翅膀

長在什麼地方

這使我想起

媽媽的話

媽媽

也怪可憐的

不認識字

也不會講話

受了委屈

就知道哭

小時候

我討厭媽媽

不許我吃零食

也不讓出去要

摔碎了飯碗

還要挨頓打

我不喜歡媽媽

成天就出去打牌

爸爸喝醉了

也不管管他

不准我讀書

長大了就出嫁

哼！我偏不嫁

不久

父親酒癆死了

媽媽已有四十八

家產也快完了

於是

媒婆進了門

從那時起

我就離開了

家

在外邊

流浪

五年了

從不想回家

祇是常常在夢裡

看見蒼老的媽媽

如今

我大了

我比媽媽運氣好

既能讀書又敢說話

而且還要說大人們的

壞話

噫！潮流改變了

我要快點回去

告訴她

現在是老百姓的天下

誰都有自由

誰都能說話

我想起年老的媽媽
習慣了沉默
也做慣了牛馬
有話也不想說了
要是她還年輕的話
可惜媽媽已經老了

十月

十月

我漫步走向原野

踏着沿道鋪滿的落葉

夏日的綠蔭哪去了呵？

空曠的秋天

我寂寞

蟲和蛙都不叫了

這世界又在組織

另一個冬眠

打在臉上的枯葉

像無數抽去了生命的

饑餓的臉

一張張擁過來

對我

一九四七，十一，上海

兵隊又開來了

下着大雨

兵隊又開來了

兵隊又開來了

像雨點

鋪了一滿地

他們

一個一個

拖着八年多

沉重的喘息

他們忘記了

自己還是活着

他們想不起

曾經無數的好弟兄

都成了屍體

他們沒有盼望

却得到了勝利

然而勝利並不屬於他們

他們祇得到了片刻的休息

他們僅知道

昨天還是法西斯的屠殺

今天却要去殺死

自己的兄弟

他們

一個一個地

瘦小的身影

不知不覺地發散着

法西斯的血腥

兵隊悄悄地來了

兵隊沒有老百姓歡迎

兵隊又悄悄地去了

兵隊給人民留下暗淡的陰影

大隊兵馬開來了

大隊兵馬又開來了

希望

灰色的世紀

灰色的城

灰色的人帶着

火熱的心

遠去了

我留在灰色的城裡

看太陽在灰色的雲叢

飛速地爬動……

雨

有雨

在北方

落……

南方望雨

鬱悶的南方

想晴天

鬱悶的人

想北方

一九四七，八，旅次

力的衝擊……

我來了

去！

告訴黎明

我是從昨夜

帶着夜的惡毒的黑影

跨過了一切阻繞生的意志的封鎖

像一列沒有停息的火車

在寒冷的十月的原野

瘋狂駛過

走在沒有盡頭的祖國田野

我，

一個窮苦的中國壯年

像一塊埋藏了幾千年的煤

一棵長在岩石縫裡的樹

有着太多的時間

給我長久的掙扎

和生的準備

像一隻小甲蟲藏在自己的甲壳裡

聽時代的颶風

把我的意志吹醒

那野生的號召的力

警告着一切生機

不能在時代的土壤腐爛

要在這土地上生長

土地

人的母親

當時代的災難加在每個人身上

你也變得荒涼

颶風

這時代的不能阻擋的力

把我舉起

像一夥五光十色的沙粒

旋舞在空際……

一九四七，十二，上海

寄給在遠方的你

你沒有等我

就一個人去了

去得遠遠地

我沒有走動

還是隔你遠遠的

我聽得見你的聲音

你在那邊喊

我在這邊回應

北方在建設

南方要摧毀

二個世界

一個信仰

我們是同志

一九四七，十一，上海

報紙

當我從昨夜

疲勞的昏睡中

清醒

門外一聲清脆的銅鈴

代替了扣門的人

我欣喜地走去

打開了昨夜

被封鎖的古朽而高大的

門

從外邊遞進來

一份爽朗而清晰的

報紙

在遼闊的天底下

我呼吸

新鮮的空氣

在報紙的字行間

我讀着

人民的消息

春天

野丁香花

開了

野丁香花

開在荒涼的村莊

野丁香花

開在廣濶的戰場

戰士們

爲着未來的春天

倒在野丁香花上

野丁香花

仍舊開着……

一九四六，八，上海

路上

不知道走到哪兒去了
這裏連路名都找不到
荒蕪的地

立着枯萎的樹

沒有人從這裡走過

路旁

是石子和泥土做成的
墳墓

墳堆上

沒有碑

不知道是誰在地下睡着……

遠遠地

一列慢車開過

躍過鐵軌

便是槍和衛兵在封鎖

監視着裡邊的人……

石匠

在墳堆對面的茅棚裡

敲鑿碑墓

爲內戰英雄修建的呵！

不知道

有多少革命鬥士

在封鎖線外邊

在風雪夜

在陽光裡

走着又走着……

一九四七，十二，上海

這裡的春天

我不是爲春天活着的

春天與我無關

我要的是春天裡的繁榮農場

這裡的春天是通貨膨脹

和男盜女娼

有力的沒處用

有用的人沒人欣賞

這裡的人不是人，是人

也是奴才

奴才和奴才的世界

一九四八，一，上海

希特勒沒有死

雖然

希特勒

在第二次大戰中

失敗了

但他

並沒有死

死的

祇是無數個希特勒中的

一個代表

假若說希特勒

真死了

那是羅斯福

還活着

羅斯福死了

希特勒沒有死

一九四七，四，上海

白渡橋下

你生活在白渡橋下
躺在蘇州河水上的
貧苦的漁婦們啊！
你晒着八月的好太陽
跪在自己的船板上
骯髒的河水
洗着你骯髒的衣裳
又穿在你骯髒的身上

蘇州河的渾水從不間斷地

流過你的船邊

掀起的波浪

把你的木船搖幌

流過去了的渾水又流來

吹遠去的腥味還在

你爲饑餓而憂愁的日子呵！

跟着太陽落水又爬上來……

你却深深地愛着這航歸的河水

從不想起架在河面上的

像駝背凸起來的

用鋼骨水泥建造的

像兩條腿跨着兩岸的
永不疲勞的

白渡橋上呵！

白渡橋做了幾十年的守衛
守望着這流不乾的河水
多少個太陽映在河面上
多少雙腳板踩在橋身上
你貧苦的漁婦們呵！

天天在橋下伸出頭

向橋上張望

你像一個剛識字的小孩
望着這混亂的世界呆想

你望着那閃光的小汽車

飛一般地滾過橋背

橋頭的紅綠燈爲它掙亮

你望着那推車的小腳夫

像拉繃一般地爬到橋上

換來的是乘客揮着的小票一張

你望着那大轎大轎的卡車

堆得滿滿地一個木箱，一個木箱

誰知道都運到哪裡去呢？

你奇怪那麼多人

閒散地垂着手

在橋上往返

那麼多人

蒼白的臉

像幾天沒有吃飯

你親眼看見

那軍用卡車把三輪車撞翻

反氣沖沖地開跑了

把跌倒的乘客摔在橋上

你望着

那高鼻子洋人

抱着他心愛的洋狗

伏在石欄杆上

用輕視的眼對你看

你想起

那高大的十三層洋房

從窗戶伸出的半個洋人的身體

他們永遠擺的一副傲慢相

你嘆息

那早晚趕電車的工人

車廂擁擠得像爛泥樣

把他們從饑餓的家裡

又載到饑餓的工廠

沒有停止過呵！

喇叭的叫喊

行人的喧吵

還有警察嘴裡吹響的口哨……

你望着這一切

你看着那橋上進行着的

世界有名的大都市裡的文明呵！

你想不起這是什麼年代？

你像一堆被掏出來的垃圾

浮在蘇州河面上

祇有蘇州河的渾水呵！

像一條義氣的狗

日日夜夜地伴在你腳旁

你看見河岸上的燈

才知道這是晚上

晚上也跟白天一樣亮呵！

那潔白的霓虹燈

像一條條銀鏈

無聲地在河水上搖擺

你不再記起

白天的煩惱

和陌生人的嘲笑

你爬進船艙

點燃了那螢火一樣大的

十幾年來都點着它的

照亮了你的破船頂的

跟霓虹燈亮在一個地方的

桐油燈

在濛濛的光影裡

你看見靠近來的

一條條大木船

那裝進來一箱又裝出去一箱的

專爲商人運貨的

空空的大木船呵！

船跟船排排着

像河岸上的矮篷房

要不是鼻子嗅到了腥臭味

誰知道這就是蘇州河呢？

寧靜的蘇州河的夜晚

你坐在白天坐過的

洗着衣裳的船板上

深藍色的天幕

框着聳到空中的

像多少個籠燈拼起來的

十三層樓上亮着的每一個玻璃窗

這真像童話裡的建築物

小孩用木頭堆砌成的

想像中的華美的房屋呵！

你回過頭來

望着那框在郵局樓門前的

有洋鼓一般大的

裡面還亮着電燈的

默默地旋轉着的

時鐘

你記起

它每天都指過

你饑餓的時候

你却沒有憂愁過

爲明天的生活……

明天呵！

天不亮就爬起來

站在船頭上

撒開了你的網

網裡是一斤多重的

像銀子一般跳起來的

雪亮的魚呵！

你打來的魚

却一條一條地

裝飾在貴人的筵席上

你窮困的生活

却供人們欣賞……

夜深了呵！

你貧苦的漁婦

伸伸腰爬進了船艙

倒在沒有暖氣的棉絮中

聽蘇州河的水

輕輕流淌

把你的木船搖幌……

一九四七，八，上海

地窟是我的家

地窟是我的家

我們一家老小

就在這看不見太陽的

地窟裡長大

沒有人相信

我們瘦得還像人

也沒有人相信

他們的腳踐踏過的

就是我們的頭頂

我們終究是人呵！

祇是活得像群畜牲

我仍然欣喜

地窟是我的家

地窟外邊是我們

富饒的國家……

有一天

有一天

我仍然像這樣

一個老百姓

用紙條寫着

我的姓名

到總統府去

見總統

門口的衛兵

和善地

向我點頭

領我到客廳

等了一會兒

總統笑着來了

我們面對面坐着

談起

農場的情形……

談完了

我站起來

他握着我的手

要我再來

我說。

田裡忙得很

要等收割了再看……

一九四八，五，島上

